

# 张柠 数量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自2月13日起,羊城晚报“文化强省·深访谈”系列相继推出对李凤亮、林岗、林蓝、蒋述卓、张志安、向晓梅等各领域专家学者的独家专访,获得广泛关注。

之前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省内,本期推出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的访谈,从新的视角谈文化强省建设——

从“过风的走廊”到“恒久的厅堂”

羊城晚报: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宏观层面上看,广东文学创作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张柠:在古典时代的权力构架中,岭南天高皇帝远,处于边缘的蛮荒之地。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岭南成了经济风暴的中心,机制活跃,思想解放,民间空间大。岭南文化的经验也呈现出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多样性为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帮助。

现在整个广东省的GDP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全国第一,这是经济学的标准,也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期待广东文学的GDP也能在全国更上一层楼。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曾经在上海、广州、北京三地长期居住、工作过的作家、评论家,如果以北京、上海为主要参照,您对广东的文学生态有怎样的观察?

张柠: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珠三角地区,包括现在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区域。它的经济发展得很快,而且社会的机制很活跃,机会很多,民间的空间也大,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文学艺术是文化中的特殊类型,它很难直接产生利润。作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人,对所谓的产业并不熟悉,兴趣可能也不大,而广东人对“产业”这个概念却非常敏感。

比如早期的流行音乐,都是从广东(广州)包装制作生产出来进入全国市场;而那些歌星有了市场以后都往北京跑。自古以来,广东文化都是得风气之先。有人说它是“穿堂风”文化,像一个过风的走廊,不像一个恒久的厅堂。

羊城晚报:但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岭南文化越来越受瞩目,甚至可以说是走到了主流的中央舞台。

张柠:“穿堂风”现象恰恰是文化自身的随性和自由的一种表现,它实际上也给大文化提供了另外一些新的活力因素。比如,广东很早就出现颇具创新精神的岭南画派,上世纪70年代,在美术创作一片红光亮的时代,广东美术就表现出很强的抒情性,这与岭南文化这种日常生活性是很有直接关系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也是响当当的,广东特色的南派电影成了很著名的品牌。广东音乐如《步步高》大家耳熟能详。更不用说,近代以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无不是岭南文化孕育出来,也是从广东走向全国的。

羊城晚报:离开广州十几年了,您觉得当下的广东文学和当年比有什么不一样?

张柠:虽然离开广州了,但我一直在追踪阅读一线文学作品,对广东文学还算了解,也认识一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总体印象,近些年广东文学通过加强对外传播,有一定的辐射力、影响力,也很活跃。

广东文学这几年来一直比较热闹,它不是几个精英作家在单打独斗,而是呈现一种集群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活动多,我就经常被邀请过来参加各种活动,其中包括羊城晚报主办的花地文学榜等多个文学奖项,从全国的范围看,像广州、深圳这样文学气氛如此活跃的城市并不多。

二是广东出现了许多文学群体,比如,惠州的小小说群体,增城的诗歌群体,清远的生态诗歌群体,许多著名作家也移居广州、深圳。如果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包括网络文学的创作与阅读量,广东文学可以说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羊城晚报:刘斯奋的《白门柳》作为广东首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张柠:在艺术上它是好的,技术上是高超精巧的,但出版以后一直影响不是太大。原因很复杂。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作品还缺乏更有效的阐释,那种古代精致高雅的士大夫生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隔膜,需要打通。

写人心,写情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它跟当代之间的呼应和对活关系,需要进一步阐释。

《白门柳》在文学上的特殊性,与传统的岭南精神,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而是岭南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人文传统致敬的一部作品,它把江南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给传递出来了。由此可见,广东作家也可以写得很有文雅、很精致。

羊城晚报:这对当下广东文学创作来说有何可资借鉴处?

张柠:《白门柳》叙事艺术的精致性,精神生活的超越性,都值得学习。尤其是对当下广东年轻作家来说,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积累,仅仅靠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讲点新奇的事情,要创造出一部经典或精神性深厚的作品来,肯定是不行的。

羊城晚报:近几年广东一些青年作家也开始起来了。

张柠:当下有一批年轻作家引起关注,比如,王威廉、陈崇正、蔡东、陈再见、林培源等,还有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唐诗入等;早几年还出现了一批打工一线出来的青年作家如王十月、郑小琼等。广东文学界从来都不缺青年才俊,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精神,是更多的关注和培植。

人类对好东西的认知有滞后性

羊城晚报:由羊城晚报发起倡导的“粤派批评”,引起了较大反响,表现出广东评论界敢于倡导、敢于争论、敢于批评的精神,您是怎么看的?

张柠:粤派批评在众声喧哗里发出了广东的声音,它是一件好事情,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其实广东的文学批评一直都是不差的,早期有萧殷、秦牧等人,上世纪90年代有饶芃子、蒋述卓、殷国明等,都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批评家,像林贤治则是埋头独行的“独狼”式批评家,而现在更年轻的一代也在成长中,这与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城市的地位是匹配的。

羊城晚报:全球互联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强调地域文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张柠:不要刻意强调它。广东作家的说话方式跟北京作家的说话方式不可能一样。就让你用上海作家的方式去表达,你也就表达不了。你只能用广东作家的方式去表达。

我在广州待了十年,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就染上了广东风格,尽管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基本的口味和审美就有广东的特色。比如务实作风和平民色彩,雷厉风行的行事方式。

在某个地方时间待长了以后,自然而然就带有那个地方的色彩。一个广州人,没有在上海长住过,他怎么可能写出上海味来?《三家巷》里那么多广州的吃喝玩乐,也不可能出现在《青春之歌》里。

羊城晚报: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包括各种人工智能机器人之类,您认为文学在这样的时代还依赖个人的手工制作吗?它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

张柠:文学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还是心灵的事业,是属于性的部分,它关注永生、不朽这样一些大问题。心灵当然是属于个人的,因此文学不可能靠机器人或者集体创作。

羊城晚报:这个看法是不是相对保守了一点?

张柠:文学,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一批“手工业者”。其特有的“保守性”和“孤单性”,是它仅剩的美德。它是人类最后的一块保守领域,精神的保守领域。因为它终究还是迷恋“秩序”而不是“混乱”。

羊城晚报:在新媒体盛行的大环境里,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销量、点击率?

张柠:这是一个老话题,真的很老。杜甫在世的时候,唐代的诗选里很多是没有他的名字的。人类对好的东西的认知往往有一个过程,有滞后性。

也许在文化产业中,点击率和点击量这些东西很重要,但对于文学来说,如果它也那么重要的话,评论推荐就不难了,搞一个排行榜就可以了,量高者质也高?但这是不可能的。作家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整天考虑这个问题,就不要写了。

羊城晚报:至少对网络文学来说,阅读量、点击率比较重要?

张柠:不是每个人都会读网络小说,读网络小说的在所有人口里面可能不到十分之一,读金庸的可能是一百分之一,而读《红楼梦》的可能是一千分之一,读《战争与和平》的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从根本上说,数量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

羊城晚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广东文学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张柠:文学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不可替代的特殊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感受经过提炼、转化,凝结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叫文学。文学能够起到情感粘合和建构的作用,达到交流和沟通的作用,进而形成文学想象共同体。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期待它辐射出来的能量,不只是经济、旅游的,更是文化的和文艺的。如果能在文化战略高度,将不同的文化圈整合提升,产生一个统摄大湾区的总体理念,广东文学会有非常值得期待的想象空间。

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区潜云草书艺术展》正在广州二沙岛岭南会展展览馆举行,展出区潜云书法作品一百多件,持续至3月27日。在近年来的书法热潮中,特别是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成为“美术与书法”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区潜云作为一位“业余”书法写作者因热爱而潜心创作终成大家的经历,颇具启发性——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实习生 杨蕊



## 刘斯奋：慎将书法作为考试科目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实习生 杨蕊

## 区潜云书法“必学,但不能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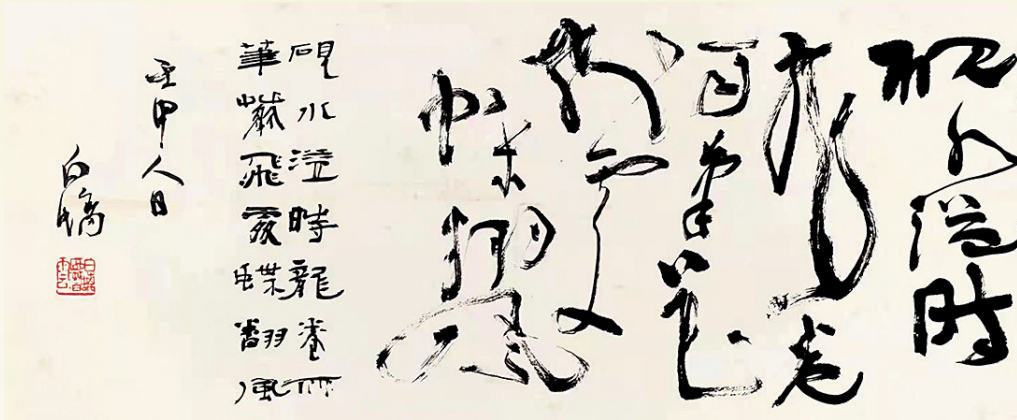
区潜云(1938—1998),字白螭,广东南海人,1938年4月生于广州。1957年高中毕业后随父学医,习技击,多才艺。业余自学书法,从草书入手遍临历代名迹,后学篆隶楷行诸体,融汉简、魏碑、章草笔意于今草之中,雄强灵动而富有变化。

守正创新 诤友良师

“书法界外的爱好者,可以通过这次展览看看什么叫做书法,什么是真正的草书;对书法界的人来说,这次展览最重要的是启发意义。”广东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陈永正认为,《区潜云草书艺术展》的启发意义在于区潜云的书法“是必学,但不能学”。其原因有三:一是其特征强烈;二是其面目鲜明;三是区潜云的书法具有的强烈个人风格,除了强烈的特征和鲜明的面目外,还包括作品透露出的区潜云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品德修养。

“创新”是大多数业内人士对区潜云书法的一致评价。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桂光认为,区潜云的书法其取法源头是日本前卫派书法,但它和普通的创新书法存在很大不同,区潜云的书法讲究一挥而就、一气呵成,而很多创新书法却是通过设计制作出来。崇正拍卖公司总裁许文认为:“区潜云的书法即使受到日本书法家的影响,但那只也是他的出发点,因为他本人对书法有高度的自觉性,他坚决不写当时流行的或者陈规的那一路。”

据陈永正回忆,区潜云生前常将同一内容的诗文,重复写三次,几张书法,无一字一笔雷同,足见其力其志。在书法理念上,区潜云



区潜云书法作品

力主创新,生前曾言自己是观千帖而独创,自诩为“当代书坛毕加索”。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书坛现象,区潜云每多奇论,以“善书者多劣作,其能随时作好书,必书匠庸才矣”,“习惯是创造的天敌,再现别人和再现自己,都属失败”,于书坛人物辄言无所忌。

广东省书协原副主席、暨南大学教授陈初生与区潜云定交于1985年。在一次书画展中,以写篆书、隶书为主的陈初生为了体现展览的多样性,临时写了一幅草书参展。在没有同行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区潜云直接提出了批评,这也让陈初生在往后的书写生涯中更慎重地对待草书。陈初生说:“这一点是区潜云先生所倡导的批评精神,‘艺术批评’要‘评’也要‘批’,评是要表扬好的,批是提出不足。这种批评精神需要一直传承下去。”

岭南之风 博采众长

作为广东本土的书法家,区潜云的书法风格与他所处

的时代、生活的城市、从事的职业、个人的爱好联系密切。

广东省文联原主席、文学家刘斯奋认为,区潜云的书法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与广东书法的文气相通:“他的书法最大的特点是带有一股岭南古贤的‘雄直之气’。区潜云分析传统,在学习众多古代书法大家的基础上追求自己的面目,在创新中带有一种强烈的岭南书风,一种岭南古贤的‘雄直之气’。”

从本次展出作品可见,区潜云书法植根于性情天分,其学不主一家,不拘一法,博采众长,归于一心,更对医学、易学、武学均能深造自得,且融于书法。漫画家廖冰兄曾诗意为区潜云画像并赋五言诗一首:“三个大小圈,三绝书医拳。当是非凡物,惜尚在云潜。”此诗用“三绝”概括了区潜云在书法、医学、武术三方面的成就。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梁江认为,应该在传统书法到现代书法转型的历史脉络中,去探讨区潜云的作品。《区潜云从传统走来,又身处广东,他处在现代转型的历史环境

和转折点:首先广东开放、创新,区潜云的书法也天马行空,以表现个性为主,这可能和他舞剑、练咏春拳有关。”他接着说,“他一直在广州荔湾区做中医,接触的是广州最地道的市民,所以平民气、习武气、都市气等各种因素都在他身上融合,构成他特别的情。”

如今的书法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书法是艺术,不是文学,所以学书法不需要学文化,只需要练技术。“但区潜云不光是书法家,他也是武术爱好者、中医师。他不光看中国的书,也看外国的书,广博的知识面让他既能写诗、写对联,还能写古文。”陈永正认为,从区潜云身上得到的启发意义在于:学书法的同时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不断学习才能不断创新。

这是一位在特殊历史时期、坚守传统文化阵地、有文化担当的思考者。在中华传统文化遭受冲击之际,区潜云与刘峻、陈永正、刘斯奋、梁鉴江、刘斯翰等一批岭南年轻人坚守传承,商量旧学,诗书传承,直至日后各臻大成。

占领市场或占领历史?

羊城晚报:区潜云书法对当下书法创作有何启示?

刘斯奋:区潜云的书法创作状态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中国的毛笔书写很早就存在两种走向,一种是记录文字的应用功能,一种是艺术欣赏功能。近代以来,随着更便捷的书写工具出现,毛笔书写的应用功能逐渐削弱,艺术欣赏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区潜云生活的那个年代,市场意识很淡泊,艺术家们投身创作更主要是出于兴趣和热爱,而不是物质利益。特别是区潜云,他另有主业谋生,因此更能充分发挥天赋个性,心无旁骛地去追求自身的目标。今天,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艺术同物质利益的联系日益紧密;如何才能适应市场,也成为不少艺术家要考虑的问题。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毋庸讳言,在一个时期内市场所形成的共性审美,对于艺术个性追求和发挥,也势必产生制约和消解的作用。这就给艺术家提出一个选择题:如何确立自身的定位?究竟是打算占领市场,还是希望占领历史?如果想占领历史,艺术就必须有执着的学术追求,做到个性鲜明,与众不同、不可复制。古今中外一部艺术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区潜云也以其草书艺术的成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羊城晚报:区潜云的书法在当时为什么被忽视?

刘斯奋:这里面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真正有历史价值的艺术,往往因为其学术的超前性,不是一下子就能被被发现和广泛认可的。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很多先例。区潜云书法的独创性十分强烈,他的艺术探索也是超前的,打破了读者熟悉的审美样式,尤其与市场的世俗趣味大相径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也是很正常的。不过真正的金子,其光芒是无法永远掩盖的。今天对他的重新

发现,也说明了这一点。另一个原因,恐怕与岭南文化的习性也有很大关系。广东人向来务实低调,对自己也好,对自身创造的成果和做出贡献的人物也好,往往都重视不够,也不太积极宣扬。这种秉性看来需要反思和改变,才能更有利于推进文化强省的建设。

警惕“江湖书法”

羊城晚报:书法已成为高校一级学科,应该怎样着手进行书法学科建设和教育?

刘斯奋:首先,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字演变成书法艺术,这是非常独特的。书法虽然只是一个艺术品种,却包含着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一个是《中庸》强调的“温柔敦厚”审美理想,二是《易经》强调的变化之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太核心,都在书法艺术里得到形象的体现。因此练习书法和诵读古典诗词一样,都能为普通民众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提供一条便捷途径,也是今天在青少年中普及书法教育的意义所在。

不过,练习书法是一回事,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就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要成为真正的书法家,的确需要相应的天赋。因此不必、也不应该以培养书法家作为普及书法教育追求的目标。但是可以相信:通过书法普及,必然会有一些孩子脱颖而出。他们会以各自的才华,将中国的书法艺术发扬光大。

羊城晚报:复兴传统文化热潮中,书法热尤引人注目。在这股热潮中要注意什么?

刘斯奋:尽管中国书法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时代在变化。当书法与应用功能日益剥离之后,慢慢开始萎缩。但时至今日,其实它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重要的、永恒的功能。因此,在目前,通过各种呼吁、方式和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爱书法、学书法的热烈氛围,很有必要。

在这样的氛围中,也许出于利益的驱使,会出现一些泥沙俱下的不正常现象,但我以为,目前还不宜因噎废食,过分挑剔, mainstream 成熟之后,自会去伪存真。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是“江湖书法”,它完全

让书法回归日常生活?

羊城晚报:有学者呼吁书法回归日常生活。您赞同吗?

刘斯奋:所谓“回归日常生活”,如果是指在铅笔、钢笔的使用风行之前,文字的交流、记录只能用毛笔书写的那种状态,我以为是办不到的。因为目前已经越过以笔为工具的时代,进入更快捷的手指敲击键盘的阶段,甚至连“元宇宙”都呼之欲出了。倒退回去不可能被社会接受。不过,书法可以作为一种修养、一种爱好,一种艺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也必定会长久传承下去。

羊城晚报:最近中小学也将普遍开设书法课,甚至可能进入中考体系。您怎么看?

刘斯奋:书法作为一种基本功训练我觉得是需要的,但作为考试科目就应该慎重。不同孩子禀赋不同,最合理的教育是因材施教。目前孩子们必需应付的功课已经够多了,就不要再加重他们的负担了。

羊城晚报:对于一般人学习书法,有什么建议?

刘斯奋:首先要解决笔法的问题。笔法就是横竖撇捺怎么写,练好“永”字八法,笔法就算解决了。第二要解决结体的问题,一个字怎么构成才好看,有一定的规律。笔法和结构是基本功。但是光练好基本功并不见得就能写出高水准的书法作品或成为书法家。因此还有第三点,就是要写出节奏。其实一切艺术的最后抽象就是节奏。唱歌要节奏,跳舞要节奏,写文章也要节奏。书法是一根线条都能够成为艺术,同样是因为具有节奏。这种节奏反映了书法家内心的律动和审美个性,使之有了生命,成为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的艺术。节奏如何学?没法学,也教不了。因为对它的感悟来自天赋,“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